

返老還童劇本

許紹棣題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民國三十三年雙十節
浙江版初版

著 者 陸 思 安

發 行 者 胡 曼 因

校 對 者 陸 淨 珠

經 售 者 青 年 書 店

印 刷 者 浙 東 印 刷 廠

龍泉：東昇街
雲和：陸州

定 價 九 十 元

外 省 郵 購 加 郵 費 十 元

自序

在五卅以後，到民十三，這幾年，我曾寫過好幾十篇短篇小說，散載在各報章雜誌。話劇却只寫過一部「沙樂美」發表在民國日報的副刊上。民十四起，除了二十七年會仿「浮生六記」，用文言寫過一篇「避難記漸」而外，差不多已有二十年未寫文藝作品。尤其是二十一年以來，天天所看所寫的，無非是「等因奉此」和阿拉伯數字，幾次提起筆來要想寫一些東西，竟荒疏得有些寫不上來。

今年春，很不幸的遭了喪明之痛。死的是我的大兒子介文。他是一個實足年齡還不滿十八的孩子，爲了立志改習軍事，從龍泉西上，於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覆車死難於江西黎川之岳口嶺。因爲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一切後事，都是他的朋友朱寶鎔鮑爾一周其忠代爲料理。活人發發，高高興興的登程，想不到竟一去不復返，小別遽成永訣，不能見他最後一面，這對於我和我妻真是一個慘痛莫大的創傷。

在介文死後，我爲念他過切，而屢夢見他復活。因望他復活，而想到托爾斯泰的「復活」和夏衍的「復活」。同時又連想到他生前酷喜文藝，尤愛喜劇，因此就想到寫一部劇本，來替他做一個紀念。

此外，我本想捐一筆款在他最後求學的私立樹範中學，作爲獎學基金。把每年的利息，發給在樹範高中部畢業成績優良，考入大學理工科，而家境清寒的學生，來幫助他們，鼓勵他們上進，並爲介文留一個永久的紀念。可是靠薪水生活的我，在這樣米珠薪桂的年頭，一家衣食，還時處不給，那裏還有餘錢可捐。有幾位熱心朋友也曾提起要爲介文開會追悼，募集贖儀，來充獎學基金。我覺得他環

自序

樣一個孩子，絕對不配用這種方式來驚動親友。何況親友們也多半靠薪水爲生，有幾位的境況，還遠不如我。在他們省無可省的柴米菜錢裏，去減下來作贖贈，不但我於心不安，介文死而有知，也一定覺得慚愧而抱歉。我寫好了一部劇本無論怎樣不好，版稅上演等，多多少少總可以有幾收入，積集起來，或許紀念他的獎學基金，可從空想而見諸實現。這是我寫這部處女作的第二個目的。

既決定了寫，乃愈想到介文——想到他自幼至死的一切。他是我父親最喜歡的一個孫子。他對於祖父，幼小就知孝順。他個性很強，天真而剛直，對朋友過於熱心誠摯，因此往往上人家的當，爲了燥急和嘴饒，也會釀成若干過失。

他喜歡文藝，喜歡音樂。他寫過好些東西，用筆名發表在東南日報，與浙江日報的副刊上。他寫幾篇文言，也頗清通。在目前國文程度日差的時候，一個高中學生，能够如此，已算差強人意。他唐詩背熟的有百餘首。死前兩月，因心慕吾友徐淵若兄所填的詞，曾借了部「白香詞譜」和「飲水羹詞」來閱讀。在他廢廢元且最後寫給我的信上，他寫着「明日由建陽開車，此後當以身獻國，謀光明的前途」。而把「身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的兩句詩來作結。此信到我手中，已在他離開塵世後三日，讀了自忍不住傷心淚落。

他對於軍事，自幼就特別有興趣，見了槍就愛不忍釋。二十六年以前，在南京住，他和鄰居的陸大學生張先生和方先生，常常會談到深夜。他游泳的技能，相當的不錯，在三年前曾跳到大溪中去救過一個遇險垂危的同學。最大的缺點，是算學不好，這也許是由於遺傳，因爲我念書時，也最怕算學，常常考不及格。

在二十七年年初，我歷盡艱難從南京經過安徽與浙東，回家鄉把家屬接到上海。因爲損失浩大，再

加着幼子祇兒之殤，醫藥喪葬，所費不貲，經濟相當的窘，誰知禍不單行，一場大病，又足足生了半年。在病中，我在復旦求學時的老師俞希稷，已喪心失節做了偽鹽務署長，硬來拉我去當他的路書主任。我雖不肖，還不致爲貧賤所移，富貴所淫，當即嚴辭拒絕。他第二次又來，介文就把他「漢奸，漢奸，沒有心肝，不要臉」的臭罵了一頓，罵得他抱頭鼠竄而去，從此不敢復來。其時介文還只有十二歲足。我故意對他說，做了漢奸，你就有汽車坐，洋房住咧。他毅然回說，「我不要，我寧可住草棚，拉黃包車，不願爸爸做漢奸」。他這種愛國思想與知識，真可以使那些受過高等教育，而人面獸心，甘願爲虎作伥的奴才們羞死！想到當年先父彌留之前，低吟楊魏「王師直搗黃龍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之句，不禁因哭子而又念先人，愜然切地期望勝利的來臨！

其次，他自幼就瞧不起一班一錢如命，爲富不仁的守財奴。我有這樣一個親戚，而且也會戲劇中的夢華一樣，爲了爭權奪產，鬧過很大的笑話。介文見了這個長親，連叫他一聲都不高興。他對於貪污，尤其深惡而痛恨。跟我到了浙東之後，曾因在日記上，發了些不合於校長意見的議論，而一度受到退學的處分。還篇日記，我曾於事後看過，在尙欠修養，未能曲盡師道的校長，難免感到忌諱，而在一個熱情奔放，昧于世故的青年，寫這樣一篇東西，實在不能算是一種不可恕的罪惡。即使沒有王李等幾位主持公道的老師，特來我家爲他申訴抱不平，我做父親的既不顧兒子的良心骨氣與天真，完全消滅，而一味去迎合社會，也當然不能因他受了不一定應得的處分，而再加以責備。只好循循善誘的告訴了他許多現代社會的情況，與做人的道理，希望他不再鬧禍，更希望他成人之後，能够不致同流合污，近墨而黑。

自從去年他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夏令營受訓歸來以後，曾做過一篇「如何建設青年的中國

「給我看。文雖不佳，立意多根據總裁所著的『中國之命運』。開頭，他就說到中國不該以老大自命，而應革除暮氣與腐氣，努力發揚朝氣，建設起青年的中國。因此我就決定以『返老還童』為題，以『建設青年的中國』一語來結束全劇，而把鼓勵愛國思想，提倡教育和工業，來做全劇的主旨。同時把富翁錢守餘病後，因悔悟而突然思想轉變，見義勇為，化吝嗇為慷慨，來象徵我們中國勝利以後的復興，能『返老還童』成為強大的青年中國，並象徵我希望介文復活的夢。至于呂建中的兩種發明，原是我抗戰開始時就有的幻想。我對於自然科學，是全外行，讀者也許會笑我發癡。不過科學的進步，是無止境的，在百年以前，我們決不會相信，能有在空中飛來飛去的這座一天的吧！

我相信人性本善。人所以壞，都像好橋子，放到了爛橋子籃裏，而漸漸變壞的。至于最先壞的一個，又好比一粒砂子，被灰塵泥土掩沒了，如果一朝能洗乾淨，依然能恢復他的光彩。人到底是人，只要藥能對症，沒有不能感化回頭的，劇中的守餘和養華衛華便是一個例。只可惜世上的良醫良藥太少了些！我這部劇本，雖然寫得不見得好，至少帶些兒藥意藥味，或者碰巧能有些兒見效也難說。

猶故事似乎太平淡無奇，不過我覺得話劇不是彈詞傳奇，不必一定要寫上幾個英雄俠士，才子佳人，才能引起觀眾的興趣與注意。也不必一定要學所謂抗戰八股，寫上幾個游擊隊，漢奸和間諜，才算合乎時代，而有意義。所以我完全從現實來寫。但自信決不致使觀者受到不良的影響，或感到淡而無味，沉悶得打瞌睡。

「得失本無常」，「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生本來是一幕離多於會，愁多于歡的悲劇。在這悲劇的經歷中，於耗了一天的血汗，工作完竣之後，偶爾看看戲劇。原為找尋些兒樂趣，好比一個產婦，生了產。喝了苦草湯，想吃些兒紅糖來解解苦味。如果看的仍是悲劇，以致徒增煩惱愁悶，甚或至于

傷心得淚落，豈非同渴了苦草湯，沒有吃到紅糖，反而嘗着了黃連一樣，又何苦來！所以我用諷刺的喜劇方式來寫出，希望看的人于辛苦之餘，能吃到一些有味的蜜糖！

這劇本開始寫，到完成，只費了七天。而增刪潤飾却耗了將近兩月。其間經過好幾位對於戲劇愛好，而有研究的朋友指正，最後「青年的中國」一歌，並承音樂名家王堅元同志製譜，使我無限的感謝；在印行上濟之後，更熱誠地希望國內同志，無論從實義上，或文藝方面，都能盡量的加以批評。

三十三年青年節思安序於龍泉

自序

返老還童

三幕喜劇

陸思安著



三十三年青手節
為紀念兄介文
作於淞江龍泉
吳興陸思安



本劇作者保有著作權翻印改編及職
業劇團公演須得作者之同意業餘劇
團售票公演者請於所得中酌提若干
移贈龍泉樹範中學為介文獎學基金

時：

第一幕 民國三十年一個貝末秋初，不涼不

熱的下午。

第二幕 第二天午後，天先雨後晴，稍涼。

第三幕 將近兩個月後的一天薄暮，直到晚

飯以後，天氣已涼似深秋。

地：

上海——富翁錢守餘家裏。

人：（以登場先後爲序，以對白多寡分甲乙

丙丁）

錢守餘 富翁，年五十七。（第一三兩幕）「

甲」

朱作人 守餘的文書兼賬房，年三十二。（

第一二三幕）「丙」

錢福 守餘的僕役，年四十。（第一二三

幕）「丙」

錢愛華 守餘的女兒，留美碩士，年二十四

。（第一二三幕）「甲」

呂建中 愛華的同學，留美工程師，年二十

七。（第一三兩幕）「甲」

錢騰 守餘的僕役，年三十。（第一三兩

幕）「丁」

錢太太 守餘的妻子，年五十二。（第二二

三幕）「乙」

柳春 守餘的妾，年二十六。（第二二三

幕）「甲」

錢養華 守餘的堂姪，年二十二。（第二二

三幕）「乙」

錢衛華 養華的胞弟，年二十。（第二二三

幕）「乙」

張達三 守餘的表弟，私立樹人中學的創辦

人兼校長，年五十一。（第一二三

幕）「甲」

錢慕餘 守餘的堂兄，錢家的族長，年六十

二。（第二幕）「丙」

錢可賓 慕餘的孫子，年十一。（第二幕）

「丁」

錢夢華 守餘的堂姪，律師幫客，年四十八

。（第二幕）「丙」

林醫生 四醫年四十餘。（第二幕）「丁」

裁縫 年約三十外。（第二幕）「丁」

景：

這是大富翁錢守餘的西式住宅裏面，一間私人辦公兼會客的房間，因為他向來省儉，佈置得並不十分華麗。室內左面上首的門，（劇中簡稱左門）進去是帳房。中間對着台外是兩面拉開的落地門，（劇中簡稱中門）掛着一對門簾，兩邊分開，可以看見右面幾級樓梯，上樓便是臥室浴室等。進這門左是餐廳，大客堂，且通草地。右邊靠近台邊的門，（劇中簡稱右門）通門房和靠馬路的大門。在上角靠近賬房門放着一隻花盆架，架上放一盆夏蘭。中門左邊靠牆放着一口西式矮櫥，櫥上面放着茶杯茶壺香爐水烟袋紙煤等。右面上首離牆二三尺

，向左朝外斜放着守餘辦公的桌椅，辦公桌上，除了普通文具之外，有電話機，算盤，和信插，裏面插着好幾封信。辦公桌附近的牆上，掛着一面鏡子。桌旁靠前面有一隻搖的躺椅和矮几，靠近右門有衣架，架上有守餘的一頂呢帽，和一根手杖，右面近台中間是一只小圓檯，和三把靠椅，檯上鋪着檯布上面放着一個花瓶，插着花，還有一副福建漆的吸烟（紙烟）盤。左面向台外放着一張不很大的長沙發，最左斜放着一對沙發，一大半向外，一半向右，中間是只茶几，几上有小的無線電收音機。几前有痰盂。牆左右各有一對窗，掛着淡色的薄窗簾，左面的窗開着，可以望見草地和花木。左窗附近的牆上掛着一張十五六歲的男孩子放大照片，那是守餘死了已過十年的兒子，此外隨便掛幾幅普通字畫，還掛着一個夾報紙的夾子，夾着當天的報。

第二幕景完全相同，紙衣架上有兩頂呢帽

，一頂草帽，呢帽是達三和慕餘的，草帽是養華的，還有達三的一根手杖，一件雨衣。

第三幕左窗關着，窗帘因天氣關係，已換過色較深而質較厚的。搖椅與矮几略略移向中間半朝台外。水烟袋，茶杯，紙煤，都放在茶几上。瓶中和盆中的花，都已換過一種。衣架上什麼都沒有，其餘並無變動。

第一幕

（民國三十年的初秋，太平洋戰事還未爆發，而離開我們抗戰開始，却已足足四年。各種物價，一天天往上飛漲，囤積之風已遍於全國。尤其是商業最盛的上海，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把囤貨當作正業，和唯一發財的捷徑。久居上海的富翁錢守餘，當然更不能例外。他靠着祖遺的幾所市房，原可以算得小康，自己又克勤克儉，善於居積，而且吝嗇成性，到抗戰開始時，已頗為富有。戰後靠了囤貨，更成了大資本家。他雖然一錢如命，心地卻並不壞。他

沒有念過多少書，家裏有一妻一妾，那姨太太是三年前為望生兒子而娶的，他原有一個兒子，十年前沒有成人就死了，他最鍾愛的女兒愛華在美國學工商管理，剛得碩士學位，已在二十多天前動身回國，還沒有到上海。

幕啓時，左面的窗開着，室中只有守餘一人。他剛接到了恆豐的老闆馬立成的一封信，正坐在辦公椅上，靠着桌子，預備拆開來看，他雖只五十七歲，爲了想賺錢，操心過度，已鬚髮斑白，有些龍鐘之態。他穿着一件八成新而顏色不很深的綢單長衫，白襪黑鞋，慢慢地從袋中掏出老花眼鏡來戴上，把信抽出來看。看完就拿算盤過來打了一回，同時賬房先生朱作人，也忙着在賬房裏打算盤算賬。

守餘算了一算，便除了眼鏡，站起來踱了幾步，又回到椅上，再戴上眼鏡算一算，然後轉過身來，對着左門叫。）

守：作人……作人……

（帳房先生朱作人，是守餘家裏幾十年老帳房的兒子，在他父親死後，方來接他父親的位子，到錢家還不到一年，賬目銀錢信件，都是他一個人管，有時還得辦辦雜差。人極勤懇忠實，算得少年老成，略有一二分土氣，穿着件半新的布長衫，普普通通的樣子，可不討人厭。因為戴孝，穿着雙白布鞋。聽得守餘在叫，就如奉到了「君命召」立刻停止了打算盤，答應着。）

作：

（在賬房內）噢——來啦（從左門出，走到守餘面前，恭恭敬敬地立着。）老先生：您有什麼吩咐？

守：

（除了眼鏡）作人：你看這幾天米同棉紗會不會再漲？

作：

（略一思索）說不定還會漲呢。——您是不是要把前回買進的兩批貨來脫了？要是現在就脫，大概可以賺一千多萬。

守：

不是，我是想再進一批。剛才恆豐老闆馬立成有封信來說，有一大批的米同棉紗，問我要不要。

作：

噢——不過……。

守：

怎麼樣？

作：

要是數目太大了，怕現款不夠。

守：

那麼你去查一查看，我還有多少存款在銀行裏。

作：

是，我馬上去查。

（作人回帳房去時，守餘又戴上眼鏡去看來信，打一打算盤。一會兒作人已拿了本帳簿出來，守餘就除了眼鏡，望着他，等他報告。）

作：

老先生：（對着帳簿，很快很清楚的念）中國銀行有一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塊四角三，金城銀行有九十七萬二千零九十四塊七角五，農民銀行有兩百二十七萬九千八百三十塊零零九分，大

守：國銀行有八十八萬八千入……。

得啦！得啦！你說一起還有多少吧！我記得大概一起還有七百萬不到一點兒，是不是？

作：

對，一共還有六百九十九萬七千六百六十八塊九角八，不知道這一批貨一起可要多少錢？

守：

至少要一千五百多萬吧。

作：

那怎麼辦呢？錢還差得多哪！（把帳簿放下）

守：

（微笑）那有什麼關係，可以做押款的。差幾百萬塊錢，我跟金城大鹽幾家銀行的行長一說，還有不答應的嗎？——好，我現在就跟他們先去接一個頭再說。

錢福——錢福。

（錢福是錢家做了有十多年的僕人，很老實可靠，穿著件舊藍布長衫，身體胖胖的，說話期期艾艾的。）

福：

（在右門外）喂，來啦。（走著快走，很規矩的從右門進來，離開守餘有好幾尺就站住了。）老爺有——有什麼事？

守：

叫他們預備車。

福：

是：（從右門出，在門外叫。）阿土，快……快把汽……汽車預備好，老爺要……要出去。

土：

（在右門外較遠）知道啦。

作：

（誠摯地對守餘）剛吃午飯，您老人家不休息一會兒再去嗎？

守：

（慢慢地站起來）你們年青人老是怕辛苦。你不知道，錢多半是從辛苦中得來的。不吃辛苦，那裏來的錢呢？這幾年我老了，不行了。在十年前，我爲了掙錢，一兩夜不睡，也是常有的事。吃了飯不休息算得什麼？你老人家的精神真了不得！

守：作人，你年紀還青。你要記着，做人頂

要緊是勤儉。無論幹那一行，都偷不得懶。能够勤，能够儉，就不怕不成功不發達。

作：是：老先生的教訓，我一定記住。

（右門外汽車喇叭響，錢福從門外進來）。

轎：老爺，汽車預……預備好嘍。

守：嗯：作人：恆豐是有電話來，你就先跟他接洽一下。儘這一批貨我全部都要。價格能減少一些最好，可千萬不要讓別人買去。

作：是——是——我知道。

（錢福從衣架上拿了呢帽，手杖，恭敬地送給守餘。他接了剛走幾步，又回到辦公桌旁，從信插中檢出另一封信來交給作人）。

守：這封信你替我馬上復，就說：他要

賣的房屋，價格太貴了，我不想買。要是做押款的話，至多押五十萬塊錢，利息一分可太低，至少也得三分半。

作：是——是，我馬上寫去。

守：好。

（守餘徐徐從右門出去，錢福也跟了走。作人拿着守餘交給他的信，略送幾步，便回到長沙發上坐下，他把信看了一遍。這時外面汽車喇叭聲由近而遠。）。

作：（自言自語）這個人，要就不來找老先生，找到了總是借錢。（站起來到辦公

桌上拿了帳簿預備回帳房，剛到帳房門口，忽聽得又有汽車在門外停下來的聲音，他覺得詫異，又回轉身來自言自語）。

怎麼？老先生剛去，又回來啦！

（守餘的女兒愛華，二十四歲，看起來還不過二十。她生得端莊秀麗，婀娜苗條，異常聰明活潑能幹，識見遠大，勝

子男子，可是在父母面前，

爲人謙和仁慈，富於愛國思想，沒有一些富家之女嬌登小姐的習氣。他留學美國兩年，暑假時得了碩士學位，便乘船回國。這時剛到埠，就叫了汽車回家。她穿着件漂亮雅淡的短西服，褲子，半高跟皮鞋，攜着件單的短大衣，用手皮夾，戴着手錶，頭髮略漫。和她同來的，是他在樹人中學念書時的同學呂建中。他是一個學工程的英俊青年，在美國四年，對於無線電有淵博的研究，宏富的心得。他是苦學出身，沒有些兒驕浮之氣，剛與愛華同船回國。他身材不長不短，面貌端正清秀，穿着一套淡灰色西裝，戴着頂呢帽，袋中插着自來水筆，態度大方，忠厚誠實，臉上常常帶着笑容。

（在右門外）對不起，我帶路，先走啦。

（從右門進來）

建：

（緊跟在愛華後面進來）我們從小同學，你還認得我不？

作：

（感到陌生，一見就迎上去）請問，是來找誰的？

愛：

（笑容滿面）我麼？我是來找我父母找我的爹的。

作：

（莫明其妙）什麼？

福：

（錢福已從右門跟進來）。

作：

（恭敬而含笑）噯——小朱先生，這就是前年到美——美國去念書的大……

建：

大小姐呀，她輪船剛……剛……剛到。（不好意思）噢……噢，（對建中看看，因慌窘而愈冒失）那麼，這一位可是大小姐的姑少爺？

建：

（莊重地）不……我們是同學，我叫呂建中，跟錢小姐剛從美國同船回來的。

愛：

（微笑一笑，看看建中，隨即把大衣皮